

# 隐形

文 / 游利华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

## 1.

黄昏时分变天了，黑厚的云层快要坠到地面，窗外的树被急雨打得噼噼啪啪乱叫，等雨停了，树叶在枝上安静了，孔知渐合上手提电脑伸腿从床上梭下来：“出去走走吧。”

中午太阳还不小的，车子泊进坝光停车场，孔知渐左右两手各拖一具小拉杆箱，回头对倪其心说：“几年前我们来过这儿，记得不？”倪其心皱皱眉，目光朝四周扫刷，再顺着一条闪烁白光的水泥道探进去，是的，大约八年前，他们来过，跟孔知渐公司的人，孔知渐带领手下的团队，二三十号人租了整整一大幢别墅，庆祝元旦。

没什么人，街巷都是空的，出奇地安静，像被阳光催眠，惟有路边花里胡哨的招牌，大晌午的，也扭着闪着刺眼的彩光。全是新的，房子和街道，不过八年，坝光再度被从头到尾改造，升级为深圳目前最火的度假民宿村。孔知渐倪其心沿着那些刻意铺就的卵石小径，做旧的围墙，穿过丛丛瀑出墙的勒杜鹃，瞧见木篱笆院内的芭蕉树底坐着个中年妇女，马尾扎得干净利落，正俯身茶海前泡茶，她冲他们笑，倪其心回以微笑，妇人招招手：累吧，进来喝杯茶。

来坝光是孔知渐的主意。他给倪其心按摩头部，由于长年阅读写作，倪其心总是嚷嚷头紧头痛，孔知渐特意学了套手法，边给她按摩边说：“想不想去个好地方，我看人家发的图片，那儿可安静可舒服。”这一年，孔知渐从公司离职出来，常会去“开发”些以前没去过的地方，倪其心闭上眼，享受头部被挤压的疼痛与放松，听他紧按的十指突地一松说出“坝光”两个字，一片坦荡的光亮蓦地自头顶涌出。

眼前的坝光既不坦荡也不光亮。才两柱香的功夫，黑夜与坏天气隐去白天阳光下的卵石与勒杜鹃，近百幢民宿小楼摸着黑呼啦啦聚拢，淡季偏逢疫情，许多小楼甚至无人留守，昏蒙的光线中，小楼们兽般灰乎乎地蹲伏着，孔知渐和倪其心顺着夹出的肠弯道往前走，摸不清哪是东哪是西，等她再抬起头看向天空，本就黯淡的

夕阳已经快要掉落前面二楼露台。

## 2.

这年倪其心即将五十岁，莫名习惯看天空，尤其黄昏，每每她黄昏抬头望天，不过眨眨眼的功夫，再看那太阳，便发觉瞬间深了颜色瘦了轮廓，真真有夕阳的意味了。

认识孔知渐那年，她二十七岁，他二十四岁，他们都从外地来深圳，她家县城，他家农村；她是某电脑公司文员，他呢，窝在华强路尽头那幢矮灰办公楼某格子间内。结婚后第三年，她辞职，成为自由撰稿人，孔知渐换了幢办公楼，去了车公庙入口处那幢肤裹金色玻璃的国际大厦。这二十几年，他换过几次办公楼，终于在十年前，换到现今这家公司，他松了口气说，“不走了，就在这儿呆到退休吧。”

然而，去年他离职了，确切点说不是离职，是被辞退。尽管公司给出的话如沐春风还付出超过普通员工的补偿，倪其心和孔知渐都知道，他是被清理的：没有哪一家公司会真正高薪将员工养到足龄退休，起码，他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。四十大几奔五，如果还想再就业，只能干些体力活，可孔知渐身体不好，干家务活重点都会喘气腰痛，近几年更是毛病不断，于是决定休息，倪其心差不多可领养老金，家里攒有笔不算小的存款，他们没有孩子，若是无大病大灾知黑知白地过，生活倒也不必发愁。

但是，仅仅两天，倪其心便发现了问题，孔知渐喜欢在屋里走动，像一只浑身长满扎人毛刺的动物，让她不安，即使把自己关进房间，也觉得任何时候门把手都可能被拧开，跟以前不一样。

这些年里，孔知渐每天深夜下班回来，都会发现屋里四处亮着灯，却不见人，他换好拖鞋走到沙发前，会发现穿家居服的倪其心，她总是坐在饭厅边那张不大的书桌后，四周，高高垒起摞摞的书，如同他早晨上班时看见她那样。起初，他每天下班回来能看见倪其心整个上半身，慢慢地，书一本本垒叠，倪其心的身体，也一点点消失，直到有一天，桌上三面高高垒起的书将她完全淹没。

也总是这样，倪其心知道孔知渐下班了，目光搜寻到她，可她并没有迎上他的目光，而是念叨一句“下班啦”，继续埋头看她的书或者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。倪其心知道，孔知渐不会回应她的话，也没必要，拿起茶几上她为他准备的水果即会钻进卧室，大多数时候还总是关着门，他似乎在路上想到了什么，进屋便打开手提，一张脸被屏幕印得阴森森的，直到忍不住上下眼皮粘住睁不开，方扣合屏幕顺势滚进被窝。

拐出夹道，插进一条颇宽敞的街，是条热闹的商业街，挤满餐馆咖啡馆酒吧，间杂几家工艺品铺，见有人过来，服务员冲出餐馆热情朝他俩招呼：“老板，食佐没？海鲜优惠啦。”孔知渐挥挥手，转头对倪其心说：“我们以前在这条街上吃过

饭，这儿的海胆炒饭很不错。”“嗯。”倪其心记起了海胆炒饭，这条商业街必然也是后来改造过的，印象中，那时不过一条短短的土街两家破破烂烂的排档。走得一段，她记起了更多，关于那天晚上的事，他们吃完海鲜大餐，去海边放孔明灯，还唱了沙滩卡拉OK，凌晨一点多，孔知渐和一桌男同事仍在院子里声音很响地聊天喝酒吃烧烤，她记得这些，是因为她实在泛困，独自不敢在陌生地方睡，催了几次他回屋睡觉，差点让他生气，电话都懒得接。

“我们再走一段，应该就在前面不远，上次住的地方。”孔知渐也不管尚在发呆的倪其心，自顾自走去。

以为孔知渐会忙起来，家里积下的紧事慢事成堆，哪知离职后他狠狠睡了半个月，说得把二十几年欠的觉都补回来，白天睡晚上睡，醒了，就歪在床头或椅子上玩手机。也会下楼，换好衣服，屁股墩上玄关木凳，一只鞋在脚，一只鞋在鞋柜，倪其心等着关门声，他心性旺，关门声都比别人高十分贝，得提前有心理准备才不会被吓住，却久久无响，她起身找东西，发现他仍坐在木凳上，一只鞋在脚，一只鞋在柜，头勾得很低，快要勾进屏幕很亮的手机。她喊“知渐，犯困了吗？”他不应，连喊几句，孔知渐缓缓抬起头，“噢。”脸上木木的。

一个月后，他像是睡够了，下楼换成出门，常去远的地方走走，有时还驾车，去倪其心到过或没到过的地方，慢慢，他去的地方，倪其心多数连听都没听过，有时回家，孔知渐顺手给她带点好吃的，说是在那些地方买的，调出那些地方的照片给她看。

### 3.

小广场有孩子玩耍，几位红红黄黄的妇女立在绽得无法无天的炮仗花架底，抱胸叉手闲聊。倪其心紧跨两步，上前拉住孔知渐的手。这手总是温热的，不像她的，大夏天也是凉冰冰。一座挺艺术的小广场，位于商业街脚，铺有绿道，草地中间竖立人形雕像，数株高大的棕榈树守护于广场边缘，棕榈树前，嵌有座场中场。他俩沿绿道慢行，孔知渐指指路边的铁艺椅：“想不到椅子还在，当时你拿我的手机拍过照呢。”倪其心看看那椅子也忆起来，新买的高像素手机，她坐在这铁艺椅上，挺冷的天仍然穿着裙子，齐踝薄呢裙，配黑色英伦学院风皮鞋。那些年，她无论参加文学活动还是平时出门，都穿着长裙，各式布料，民族风、淑女风，搭配帽子丝巾，有一次文学活动差点跟人撞衫，一位男士就打趣她道，你为什么每次都穿制服啊。

“原来这边有条路，就在路肩的。”孔知渐抬手指向前边。倪其心目光顺着他的手飘也，她没什么兴趣找那幢小楼，那个晚上，她不单和孔知渐闹得不愉快，还严重失眠。睡眠这些年一直不好，整夜整夜失眠都不足为奇，西药中药吃得浑身药味仍没效果。

中午安置好，落榻处的妇人请他们吃水果，听说倪其心失眠，特意泡了壶安心

助眠茶。小楼足足有二百多平米两层半，却只有妇人独自看守，年纪应该比倪其心小几岁。她边捋脚旁贵宾犬的头边说自家在坝光还有一幢楼，由老公看守，以前俩口子在市内开餐馆，这几年才将餐馆转让过来坝光。

“家庭来玩的多。”老板娘说，“上了年纪的人尤其爱来这儿，空气好嘛。”她抬起眼皮，目光扫过孔知渐和倪其心。

孔知渐扭扭身体，端起茶杯眯眼道：“也有公司的来吧，我看挺多小楼外面写欢迎团建。”

“是，夏天可热闹。”老板娘笑咪咪地拍拍贵宾犬的头，那狗乖得像傻瓜，不吭声也不动。

回头孔知渐就跟倪其心说，早点出门逛逛，屋子有点闷，趁倪其心回屋午休，他就已经出门逛了一圈。

没问他上哪儿。这一年，他常这样莫名消失，能去哪儿呢，无非四处散走，有时候会去菜场，亏他找得着。渐渐地，倪其心掌握了规律，中午十一点半前，他必然到家，没到家也会给她通电话，她还发现孔知渐喜欢买时令蔬菜，尤其爱吃土豆，酸辣土豆丝，她新近学会的菜。厨房不大，孔知渐蹲在角落削土豆皮，她贴靠灶台切蒜切自己腌的泡椒，孔知渐的手机传出古琴曲，是她最爱听的《流水》。

“咚！”一只蓝色的皮球扑跳到他俩面前，倪其心赶紧用脚踩住，球后头牵出个胖胖的小男孩，勾身捡起皮球就往回跑，倪其心让孔知渐看他扭扭歪歪的跑姿，忍不住笑出声：“小胖墩。”孔知渐翻翻眼皮看着她，“你不是烦小孩吗？”倪其心收住笑愣了愣，斜他一眼，口气故作讥讽，“老了呗，人总要老的。”

#### 4.

早餐是孔知渐煮的。这一年，倪其心吃的早餐都是他煮的，按照身体状况搭配的营养健康餐。孔知渐边剥山药皮边问她想去哪儿旅游，三个月前，他们去过湖南，计划明天从坝光回来，去趟更远的地方，最好是东北，他脸生神往，去看雪，我俩都活了快一辈子，还没见过真雪呢。倪其心点点头，咬口白煮蛋：“沿着黄河走也行。”许多年来，她都想去黄河边，看过也曾写过那么多关于它的文字，这些文字们在她脑子内早已堵得嗡嗡直叫唤。

喝净碗中剩余的豆浆，孔知渐抓起纸巾擦擦嘴，站上墙角的体重秤，“七十五公斤，唉，怎么又胖了半斤？”他拧着眉，再次秤了一次，不甘心地趿好拖鞋。也总是这样，每天这个点他都要称体重，称完体重，他跨开腿抬起双臂，模仿孔雀、雄鹰、鸳鸯、大鹏、凤凰五种飞禽的动作，做起五禽操来。孔知渐人长得粗壮，四肢稍微偏短，每每提腿伸臂勾拳，尖起嘴努力学出各种鸟叫，倪其心就忍不住笑，“照您老目前的状况，恐怕得再修炼五百年。”孔知渐不理她，抬腿抡臂做操。

这段时间，他研究起中医来，买回带穴位的塑胶人体模特，对着一摸自己的

穴位，几根指头像航海船在探索新大陆，觉得不够明晰，又从网上购了几千块的书及光碟，摊开笔记本坐在窗台前听课记录。

“小肠在哪儿？”有一天，他从书里抬起头，突然问她。倪其心以为他开玩笑，指指心窝下方，孔知渐却认真地摇摇头：“错了，那是大肠。”“大肠？”倪其心有点吃惊，大肠怎么会心窝下方，打小，她就以为大肠在所有脏器最底端的，藏污之器位于底嘛。“小肠才在底端。”孔知渐像猜到了她心里的疑问，食指点点肚脐下。看她仍旧一脸惊讶，孔知渐开玩笑道：“那你知道心脏在哪儿吧。”倪其心没立即答，待孔知渐背身，她有点迟疑地用手掌捂住右边，再捂住左边，捂到左边时手掌感觉到跳动，她方确定，这儿，是心脏。

## 5.

又拐过两条街，暮色中，一幢带院子的白色四层小楼撞入眼帘，孔知渐忽然叫起来：“找到了。”他松开倪其心的手，指指小楼。倪其心双手空垂，怔了怔。

像。布局大小类似，但装修与外墙完全不同。倪其心刻意寻找三楼靠院子的那面窗，那个失眠的夜晚她曾经趴在窗口发过呆，三楼是有两面窗，可不在院子上方。孔知渐又看了几秒，“是这，我中午来过，还以为是另一幢，看来是这幢。”他笃定地点点头，像给自己一个答案，“它重新搞了装修，轮廓在呢。”孔知渐又说。

是吧。小楼铁门挂着把大锁，楼内却亮有灯，不见人影，也不闻声响。他俩在小楼门前踱了会儿，又围着它转了一圈。孔知渐掏出手机，换角度给它拍照，说要发给同事瞧瞧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就在孔知渐连接几次快门键后，仿佛是他把夜幕“哗”一声扯下来的。

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目的，像一个谜迅速被猜到谜底，时间还早，孔知渐看看四周说：“坝光挺大的，我们瞎转转，兴许能发现好东西。”俩人商量后选择了朝东的马路。

这条马路看似挺长，没想，弯过一溜房子再一座公厕，马路竟一头扎进片荒地，成了断头路。白色粉墙围起半片荒地，其上刷满标语。孔知渐在路中心站定，左右打望，荒地面积足有二三个足球场，麻沙沙的长满杂草，草并不密，也不纯粹，草丛中扎着些坚硬的黑乎乎的东西。

“这是哪里，中午没发现啊，走错了吧。”孔知渐自言自语嘟囔。倪其心这才知道，孔知渐中午趁她午休竟逛了这么远。

“这么大一块空地方。”倪其心弯腰摸摸及膝的杂草说，“想不到啊。”同样有点自言自语。

荒地边缘横卧一排高低相间的山，黑暗中，它们静默如哲学家。倪其心不由想起半年多前，孔知渐带她去一处刚刚开发出来仍在建设中的效野公园。黄昏时分，

他们顺着山路从顶上下来，于岬口处，厚厚的屏山挡住倪其心的视线，它们也是这样高高低低蹲于暮色中，像一群并排蹲坐的沉默老人。“夜静春山空”，王维的诗句立即蹦出来。天地安静得犹如洪荒之境，凝望屏山，倪其心突然感慨这五个字写得真绝。以前她不明白为什么“夜静春山空”，觉得若是把“空”字换成“远”更好，这会儿她猛地懂了，静下来的山，是空的，只能是空，空是无也是满。从那以后，她就主动提出要跟孔知渐出门走走，湿地公园、观鸟胜地、绿色农庄，倪其心最喜欢去农庄，端起菜篮自己进园子摘菜，水泥灶台粗木柴，她这才发现自己也是有厨艺的，第一次尝试做地三鲜孔知渐就夸好吃得嚼舌头。

“嗯，啥都没有。”孔知渐又嘟囔了一句，倪其心靠拢他，以为他会回头跟她说说点什么，俩人并肩怔站了会儿，孔知渐却往边移开几步，一股凉风袭来，倪其心想了想，抿抿唇，将双手插入衣兜返身说：“走吧，去别处看看。”

## 6.

其实没什么好看，街上也光线不足，那些黑灯瞎火的小楼选择自我隐身，亮灯的，楼内晃动几片身影，如梵高油画里午夜咖啡馆的人，或坐在桌前沏茶，或俯身吧台查单，或者索性坐在楼前双脚交叉发呆。孔知渐快步超过倪其心，“你看那落地窗，豪气吧。”他扬扬下巴示意倪其心。一整面墙的落地窗，让人担心一口台风即会吹爆它。他又指指路边的酒吧：“氛围可以啊，要不我们去喝一杯。”也就是这么说说，谁的脚步都未停，像是出于礼貌，也像是怕冷场，倪其心指着门口的荧光牌接嘴道：“打折呢，酒水全部七折。”就这样，快要走完一整条长街。

这是条又宽又长的滨海街，明显为坝光的主街。海风张开大巴掌一阵阵凶猛地扫刮，一阵比一阵冷。倪其心扯了扯大衣，将纽扣全部扣好，她今天穿了件款式普通的薄呢大衣，搭配牛仔裤，脚套软厚足底运动鞋。孔知渐仍在她前面，越走越快，像被海风的大巴掌拍催，与她距离越来越远。她没叫他，也没追，按照自己的步速前行。五十岁，她又想到了年龄，同时想到死亡，不禁抬头看向迎面而来的稀拉行人，装作不在意打量他们的外貌，猜测他们可能的身份，黑暗中看不真切，他们呢，又会如何看她？

长街右边，是茫无边际的大海、天空、群山——水银黑、灰黑、墨黑……如铺陈一个个解不开的谜。冷风吹得倪其心打了个寒颤。前不久，她收到一封文学杂志的退稿信，这两年内，她惟一可能发表的一篇小说，不长，两万多字，根据杂志社意见，修改了七次，改到后两次，她已经不大记得起自己最初究竟想写些什么，几乎凭着本能移改增删，最后，他们说，非常抱歉倪老师，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觉得不太满意。她并没有吃惊，这些年，收到数不清的退稿信，如果收到用稿信，倒让她十分吃惊欣喜，可这一次，她不单没有失落，还有种释然，终于不用第八次修改。

二十年来，她当然写了些东西，断断续续发了点东西，可是想不起具体每一篇

都写了什么，毕竟经她心、眼的文字太多了，只是心里那个洞仍旧在，并没有消失，尤其这几年，每一篇作品，都像一把锤子，把洞砸得愈加大。

夜晚开始寂寥，夜色是沉淀剂，褪沉所有杂质惟留时空本身，空寂的长街上，几片垃圾被风踢得连连翻滚，躲到栏杆脚歇气，马上又被另一股风推涌，往更远的地方迅速翻滚而去。倪其心抬头望向没有尽头的远方，目光匍匐一会儿，垂下眼皮，收回目光，让它泊上栏杆前面那几艘快艇。又一阵大风扑来，她双手环抱胸脯，将衣服压贴于身。

不觉走到街头，路边有家小吃店，蒸笼层层垒叠的灶台摆出街面，围白裙的老板低头端详锅中食物，腾腾热气一波波抚摸着她。倪其心叫住孔知渐，告诉他自己要吃份宵夜。实际她并不饿，只是想吃点东西。小吃店的肠粉乃手工石磨，热腾腾端上来，滑嫩Q弹，果然手工石磨。倪其心边吃边想，等再出几次远门，孔知渐的身体养好些，就跟他开家肠粉店，两个人更谐调也能办更多事，就做她打小喜欢吃的肠粉。

## 7.

回来时老板娘已经给他们重新打扫完屋子，喷了空气清新剂，烧好开水放在梳妆台，孔知渐泡上热茶，打开电脑倒相片。

下午他们去后面的古镇逛了逛，明初建制的海防卫所。这一年，孔知渐和倪其心走遍了深圳的古村古镇，才发现这座城市历史悠久，许多民居建筑保存之好建筑之精美，胜过他们从前看过的诸多外地民居。倪其心一一翻看相片。门楼、城墙、住宅，在青石板平仄铺展的巷子内，坐着几个本地老人，略显老态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脸上，有种令人惊异的美。孔知渐的摄影水平有不少进步，每一张，都可以说拍出了该有的意境。展览馆的那几张，倪其心又见到下午邂逅的那些人，青年时代远走他乡辗转求学，后来留在北京任教成为科技泰斗的；热血满身参加革命而立之年英勇就义的；改革之初下海经商后来倾心慈善的……上千种上百种人生。

电脑内还有其它相片，这二十几年他俩结婚后所有的相片都有。孔知渐从前在公司的也有，那时他脸圆，老是笑，一笑脸更圆。倪其心变化不大，除了皱纹与眼神，皱纹长多几十条，眼神一天比一天沉寂，渐渐宛如口深井。屏幕翻滚，她发现那条裙子——白色的纱质长裙，心里跳了跳。那天，她就穿着这条裙子，准备送一本区作协刚为他们五位新人出版的内部交流个人文集，给一位北京来讲座的老师，哪知跨台阶时可能步子急躁到过长的裙摆，差点整个人扑出去——幸好及时扶住讲台，但是，有人已经笑出声，倪其心的脸“腾”地烧红了。整个人都烧红了。她停了停，移动鼠标，删掉了有那条裙子的相片。

孔知渐摸索着穴位给自己按脚按腿，翻了会手机，脱下衣服去洗澡，水声哗啦。倪其心起身找茶喝，孔知渐的手机搁在茶杯边，她想起了什么，点开信息，发现他

给曾经的女同事发去那幢小楼的相片，还聊了几句，孔知渐聊得挺起劲，后头两句都是他说的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儿。原来他说发给同事，是发给她。心脏猛地沉坠，倪其心见过几次这位女同事，孔知渐最得力的助理，俩人曾经一块单独出过差，离职这一年，别的同事基本不再联系孔知渐，惟有她，隔天俩人便打电话发信息，不是工作就是问天气，不是她主动就是孔知渐主动。倪其心曾经旁敲侧击说了一嘴，孔知渐笑她神经兮兮。怔了怔，倪其心将手机复原，深深吸口凉气，勉强让呼吸恢复平静。

然后，倪其心也进厕所洗澡，孔知渐看相片，屋里安静得能听清呼吸心跳声。

看看夜色愈深该要入睡，倪其心根本不想睡觉，心里毛毛燥燥，张了好几次口想说点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强行压回，睡吧睡吧，她强迫自己，刷好牙铺好床，正要钻被窝，蚊子的“嗡嗡”打断了她。蚊子叫声微弱，应该只有一只，可一只蚊子足以搅得人整宿没法睡。

“啪。”她凌空拍掌，没中，蚊子比她精。

“啪、啪。”两次拍掌，倒是掌声惊动蚊子，连它的影子也被拍飞了。

倪其心找了一圈没寻见可疑的影子，可她知道，蚊子仍然在，她能感觉到它的气息，就算它今晚大发慈悲不咬人，也会令她睡不着，隐隐中有什么随时会发生。必须揪出它。

孔知渐坐在写字台前，如某位高士隐于屋内，两只眼睛钉上电脑屏，屏幕很凌乱，微信、游戏、购物网站、小视频们你推我挤。

“呜——”蚊子突然划过，就在倪其心满屋子乱转时，像是“唻”地划燃一簇火苗，倪其心本能伸出巴掌拍打，蚊子又狡猾地藏起踪影，待她抬头仔细查找，那只可恶的蚊子正趴伏墙壁，一伸一缩弹动后腿，挑衅似地乖乖等着她。

倪其心扬起巴掌方发现够不着，踮脚也不够，跳起来，怕又惊了它。

“帮我打打蚊子。”她叫孔知渐。孔知渐仍盯着电脑，没吭声。“帮我打打蚊子，我够不着！”倪其心吼道。孔知渐这才嗯道：“打什么打，哪有蚊子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？叫得雷鸣似的你听不到啊？”火苗猛地被捅旺，倪其心瞪他一眼。

“一只蚊子罢了，哪儿没有蚊子。”孔知渐屁股生根，脑袋被电脑胶住，微信响起提示，他赶紧点开，是条广告。

吵闹声早已惊跑蚊子，这回，它趴上了窗帘。倪其心抿抿嘴，觉得心头发酸，鼻子也发酸，这些年，孔知渐明知道她极其害怕各种虫子，尤其对蚊子过敏，听到嗡嗡声皮肤都会起疙瘩，却从来不曾帮过她。她没有抱怨，知道他实在忙。二十年内，除了周末和节日，他们几乎没一起吃过饭，即使周末和节日，常常也是孔知渐加班，倪其心自己有文学活动。这一回味，往事的闸门被洞开，大事小事你推我搡喷出，她想忍住，眨眨眼，眼前却很快水糊糊一片，趁眼睛还没完全变糊看不清，她抄起本杂志，使劲拍向窗帘。



“那个女人，她在独自拍打蚊子，她的丈夫始终不曾回头。”脑海里自动蹦出这句话，配合倪其心的拍打，总是这样，她情绪波动时就有一些句子自动蹦出来，眼前更模糊了，那句话又重复了一次，她终于没忍住，怒吼一句：“算了，不过如此，我还不如你同事，拍了照片马上跟人家分享，聊起往事来心有灵犀，我呢，我看我还是跟蚊子心有灵犀吧。”

说完，她狠狠将杂志砸向窗帘，蚊子顿时连同杂志，“啪！”地砸落地面，地面的充电盒被杂志砸飞，吓得往孔知渐腿上冲溅。

巨响和冲溅，终于惊动孔知渐，他跺跺脚转过头，骂了句神经病，盖阖电脑耸起身，“小题大做，你打吧，打个够，我不妨碍你。”

由于客人少二楼未开，孔知渐只能在一楼走廊及十几平的门厅内转，他掏出手机，不耐烦地翻来翻去，歪身坐上木椅，伸直双腿头往后仰，不到两分钟又站起来，转到走廊尽头，发现那儿有面电子体重秤，一称却是坏的，他踢它一脚，再次转回木椅，犹豫几秒，“咚”地一屁股坐下。

屋内仅有一张大床，他俩背对背各据一方，蚕茧般裹紧自己的被子。

没有人扭头，后来倪其心扭头了，孔知渐像面竖起的厚墙，堵在她面前，他似乎睡着了，发出轻微的呼噜，望墙凝视一会儿，倪其心翻过身，不用看时间，也猜得出夜已经深到谷底，今夜注定失眠。

微弱的光自窗外洒进来，怯怯化于黑暗中，昏黑不甘心地淡下去，惨淡出时光的感觉。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，倪其心换了数家公司，大的小的、有位于华强北电子城的，有位于科技园的，也有位于车公庙的，几番折腾，她换到一家很小的公司，龟缩于高层写字楼某隅，小到只有几个人，但她挺高兴，老板让她做这家小分公司的管理人，可以抽空看书写东西。她就这样，坐在落地窗后不足两米的工位前，每天写啊写，写东西前往往眺望一会儿窗外远处的水田群山，写完再眺望会儿，那是一片无人管控的区域，位于深圳香港交界，绿树成障，白水澄空，横绵柔润的远山前不时有飞鸟划翔。那段时间，她还把前几年写下的片断也打印整理成册。她是理科生，大学只做过校报记者，工作后却莫名迷上了写东西。说来都是些片断，趁午休或老板不在偷偷写下，字迹凌乱，哪天没写，她心里就空洞洞的，干越多的事越空。有时，她把那些片断式的东西投到报纸或杂志上的邮箱，过段时间它们大多能变成铅字，每一段铅字，她都要一字不漏看上几遍，以确认那真的是她写的。

她承认自己才华平平，但又觉得无形中哪儿出错，即将五十岁，似乎已经可以摸到生命的尽头，想到这儿，她的指尖猛地一缩，像被冰冷到致命的东西打了一下。想起下午去古镇看过的那些人，千百种千百条，要是时光再倒回二十年，她会如何选择？或许是完全不同的路吧，从小到大，她都是女生中的佼佼者，会像同学聚会上那些打扮时尚大声俾气的女同学吗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可能就不和孔知渐一起了，

自然地，今天晚上，她不会躺在这儿，独自面对身体内的昏黑和屋内的昏黑。

## 8.

上午阳光将屋里点亮，孔知渐方慢慢爬起床。倪其心早醒了，大约迷糊得两小时。厕所传来夸张的洗漱声，倪其心瞪着天花板，直到最后一滴水落地流入下水道。她翻了个身，犹豫要不要起床洗脸，听到孔知渐在一阵哗啦后突然问道。

“你昨天晚上发什么毛病，翻什么陈年旧账。”嗓门沙哑，明显也没睡好。

倪其心就等着他说话，孔知渐喜欢冷战，她这次可不想跟他冷战，那股气在心里堵了整整一晚上，再不掏出来会活活憋死人。

“我可没乱翻，本来就是，你平时老跟人聊天做啥，别找借口工作天气的，都是成年人，好自为之，收敛收敛吧。”

“普通朋友聊个天犯法？有你这么上纲上线的吗？我做什么了？”孔知渐突然吼道。

“你什么都没做，对啊，你能做什么，连只蚊子都没帮我打。”倪其心也冲他吼。

“我还不如只蚊子是吧。”孔知渐一声怪叫，逼近倪其心。

“那你跟蚊子过啊，我还不如只蚊子是吧。”他又是跺脚又是挥手连连怪叫，像被踩到痛处。

倪其心正要解释，孔知渐猛地扑过来，将她紧紧压于身下。倪其心本能地反抗，双手乱打，双腿乱踢。哪知这乱打乱踢反倒刺激了孔知渐，只见他双目鼓凸双唇紧闭脸色红涨，左手一剪压住倪其心双手，右手快刀斩乱麻蛻掉倪其心的睡衣，再两三下拉脱自己的裤子，喘着粗气，以山倾石崩之势，暴徒一般，将倪其心更紧地整个压伏。倪其心再次反抗，身体艰难地扭动，越扭动被压得越紧，孔知渐的力量出乎她意料，让她陌生让她有点害怕，沉甸甸地像磐石，看看无望，倪其心仍是象征性地凌空踢了几脚。

床头柜晃悠悠，保温杯支撑不住噼啪摔滚。

十分钟后，风暴平息，浪潮涌退。孔知渐长吁一口气，扯过被子翻身休息。倪其心仍在蒙怔中，孔知渐的呼噜响起，她才转过意识，看看孔知渐，看看四周，揉揉头脸，慢吞吞地起床穿衣。

厕所镜子前，有张泛出桃红的脸，倪其心使劲眨眨眼，怀疑镜面有雾气，用水洗了两遍，呆住了——确实是白里透粉的桃红。她久久盯住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，熟悉，因为这脸是她的；陌生，因为已经一年没有过这样的脸色，这一年，她和孔知渐同房次数十个指头还多，每每也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地面尘埃堪堪濡湿，便雷止雨歇。

午后太阳重新爬出云层，他俩退房启程，老板娘送了半袋安心助眠茶，叮嘱一

定要记得喝，还问他们去哪儿，孔知渐没说去哪，只说还有时间，开车走着看。几十年夫妻或许真应了那句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俗语，孔知渐醒来后，倪其心已经收拾妥当，孔知渐看上去不像补了一觉，反倒脸肿气浮，眼神无力飘忽，身子歪斜，鞋子明明就踩在脚下，两只脚却捅来捅去半天。坐在一边看书的倪其心瞟他两眼，上前扶了一把。

村内街巷安然，惟有锅铲将铁锅敲出声声脆响，饭菜香气四处漫溢，等待客人的小楼们平静地目送他俩分别拖着行李一前一后离开。走在后面的是倪其心，她面无表情，身体规律地运动，虚眼望着孔知渐的背影。孔知渐走路的动作有点怪，上半身完全不动，下半身一弹一收，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，是前年去他同事新家吃饭。饭后，几个人在小区内散步闲逛，他们男的走成一排，倪其心尾后，拐了几道弯，孔知渐独自落在了后面，吨位挺大的上半身完全不动，下半身两条略有点短的腿一弹一收，这让他显得有点摇摇欲坠，倪其心赶紧追上前，调整好步子，跟孔知渐并肩，而前头那几位完全没有察觉，依然说说笑笑，讨论附近的房子和公司的事。拖着行李箱，孔知渐走路的姿势就更加别扭了。

巷道内阳光明明灭灭，脚步应着阴暗“空、空、空”叩点倪其心心头，她又忆起前几年的事。

某天，他们在他们家车内发现张被揉成小疙瘩的购物小票，商品项只有一盒口香糖及一盒安全套。孔知渐像只好战的公鸡，用否认与沉默的盾牌挡住倪其心不停射来的质问拷问之箭，坚持那张小票为搭顺风车的某位同事掉的。大吵两架后，他卷上行李去北京出差。接下来小半月，倪其心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哭了几场，不知昼夜不知饥渴，只做一件事——写小说。实际上是把这件事写成小说。小说完成那天，孔知渐回来了，开门瞬间，倪其心竟然没有说话，她本以为自己会破口大骂起码要狠狠擂他几拳，却不过看了他一眼，低头继续坐在那堆高高的书后。孔知渐呢，他换好鞋，放好背包行李，侧面瞄瞄她，垂头低声问她要不要一块去吃顿饭，他在飞机上没吃，中午也没吃，倪其心心头一热，顿了顿，进屋换了衣服跟他下楼。

后来，那部小说获了个很小的奖，几位朋友看过，一致认为它是倪其心最好的作品。

发表于《青年作家》2023年2期